

凡尘晓遇
专栏

空中的眼睛

□李晓

1992年小镇的夏天，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在老街打听一个人，她似乎在踮着脚尖向前探路，这样远看她走路的姿势像一只鹿子轻盈的脚步。

这个来自湖北一座县城的女孩，与我所在的小镇相距130多公里，她先乘坐长途客车，再坐摩托车赶到小镇。女孩要打听的人，就是在小镇一家单位工作的我。小女子留着当年流行的山口百惠发型，眼波流转，肌肤嫩白。她打听到了我的单位，直接敲响了我寝室的门，那是一个周末，我正伏案写作，生长旺盛的胡子也懒得刮。女孩问：“你就是李×？”我点点头，心头有些恐慌。她莞尔一笑，居然还有两个浅浅小酒窝。女孩告诉我她来小镇寻我的来由，她从吉林长春一家杂志上看到我在上面发表的大量随笔，引起了她对我的关注，通过与编辑部联系，打听到我的地址，于是寻我而来。

那是一个文学“发烧”的黄金年代，小镇上彩色电视机也还没普及，有一家报刊亭出售报纸与杂志，报纸与杂志上，常常有我的文章出现，但墙内开花墙外香，我这个文学青年并没有引起小镇居民们的多大关注，倒是小镇首富牟裁缝看上了我这个神情忧郁的青年，几次托人把他家的独生女儿许配给我。牟裁缝甚至亲自来过我单位几次，他拐弯抹角说了一些话，但我已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牟裁缝还托人转告我，他就一个女儿，今后留下的家产都归他女儿和我了。牟裁缝去补了两颗闪闪发亮的金牙，一开口说话就明晃晃地刺眼睛，令我特别反感。倒是我父亲很着急，他得知消息后对我直来直去说道：“像你这个情况，天天写年年写也写不出一个啥名堂，单位好像也没心思培养你这个作家了，还不早点结婚，恐怕就成一个单身汉了。”父亲那年55岁了，头发花白，他急着想抱自家孙子，在路上看见别人家的小孩，也忍不住去抱一抱，甚至亲热地抱在怀里用胡子去扎小孩的脸蛋。有天父亲还严肃地告诉我一个数字，说是我们这个县，男女比例失调，大致是100个男子中间就有8个人打光棍儿。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寻来的一个数字，但他的说法还是让我受到惊吓。

那天，这个外地来的女孩告诉我，她是那个县城的小学老师，很是喜欢我的文章，经常把我的美文大段大段地在小河边背诵。女孩试探性地问我，怎么，今天你的女朋友没来陪你啊？我直接回答，还没有。其实那年我已心仪县城女子柳，只是她家里人还有些嫌弃偏僻小镇的我，她母亲有个雨天悄悄来到泥浆四溢的小镇，回去后跟女儿感叹：“哎呀，小镇那个环境，你消受不了的。”女孩得知我还没女朋友后，似乎来了精神，她几乎是直接表达了，她说很爱慕我的才华，她自己也还没恋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人。一会儿后，她似乎对自己的不诚实有些过意不去，告诉我，她有过一次恋爱，但对方太俗气了，对她喜欢的文学不感兴趣，两个人在一起是喝咖啡与吃大蒜的差别。

中午，我请女孩在老街一家吊脚楼饭馆简单吃了饭，肥肠扣碗、荷叶蒸肉、米豆腐汤。她仰头问我：“你喜欢啥女孩？”我回答：“林黛玉那种女子。”早些年，我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对林黛玉以及扮演的演员着迷。

饭后，我们又来到小镇河流上的老石拱桥上坐坐，凉风徐徐，桥下河水潺潺。恰好牟裁缝路过，他这次没露出金牙对我笑了，神情古怪地匆匆而过。女孩突然捂住胸口咳嗽，神经敏感如雷达的我感到，女孩似乎在模仿林黛玉的咳嗽。

一周后，我在小镇收到了女孩从她那县城给我邮寄来的信件，字迹娟秀。在信里，女孩的心事，全部托付给我了。她说，她要与我恋爱，同我结婚，她相信我的才华能够换来美好的生活。

后来，她又连续来了3次信。我一直没回信。我这个对感情有些偏执的人，是宁愿把自己吊到一棵树上憋气的人。

1994年秋天，我与县城爱慕的柳姑娘在小镇结婚了。打动柳姑娘的，依然是我的那点所谓文学才华。

30年的时间过去了，日子在油烟滚滚缝缝补补中溜过去了，光阴的河流有温情脉脉的涟漪，也有大量沉渣泛起。我们的家，朴素、简单，在城里灯海下，甚至找不到它那一扇窗口发出的光。牟裁缝家的女儿女婿家，而今据说身家早上亿了。我，一个小作者，业余用文字换来的一点报酬，用来买书买肉打酱油，更多的是慰藉与浇灌自己时常焦虑、空虚、枯萎的心田。

这些年，眼袋泛起的柳也很少看我写作与发表的文字了。有天她对我说：“过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吧，好好打发我们余生的时间吧。”我点头同意。毕竟，一个长期冥想世界的人，如果不能敏捷地翻转腾挪到现实的铁打的生活面前，那将是虚弱的、没底气的、画饼充饥的。我那些来自于灵魂深处寂寞碾磨的文字，它只在内心的土壤里默默开花。

今年夏天的一天，我在单位收到一封快递而来的信件。拆开，是熟悉的字体。信是当年那女孩写来的，她生活的那个县城，已经撤县设市了。在信里，她告诉我，她一直关注着、追随着我发表在各地报刊的文章，常常在网络上搜索我发表的文字。她说，依然很喜欢，并说我的文字有中年季节里的霜气了。她对我文字的评价，我特别认同。

我来到老街河流上的老桥，抬头望天，天蓝如眼瞳。我恍惚中感到，在这浩大的天地之间，有一双眼睛在空中一直默默凝视着我。在这人间，我不孤独。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能懂的诗

夏天的落叶

□郑劲松

不仅秋冬，夏天也会有纷纷的落叶
遵从时序，这是落叶的权力

人世间的新陈代谢一刻不停
但时间就此静止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态度
夏天的落叶以地为天，布满星星

阳光从密林穿过，像随时唤醒的记忆
像不期而至的情人，或温暖或炽热地
抚摸我的脸颊和手指

然后，顺从风的命运，均匀地
在我的脚下散开，像草原上安静的马群

我也成为落叶中的一片
等待风起，等待一场亘古未遇的大风
带我飞向空中

甚至回到那棵长着鸟巢的树枝上
跟童年的鸟和刚伸出舌苔的新叶话别

当然，落叶终将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如同梦境和青春，以及一切历史的痕迹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蝴蝶(外一首)

□石子

我的手机屏幕，诱惑来
一只米色的蝴蝶，拇指大小
它入迷了，纹丝不动
我猜想，它是一位诗人
见我读张二棍，它便凑过来
想弄明白落日的内涵
两根黑色的触须，抚摸那些文字
想探出感情的深度
菜籽粒的小脑袋，被文字淹没
长出智慧的帆
这时，山风吹来，翻动屏上的网页
也想和蝴蝶一起读诗句
一阵虫鸣
唤不醒蝴蝶的沉迷
我猜想，森林广阔
蝴蝶寂寞，见到了新奇的手机，新奇的
我迫不及待靠上来
一停落，就没打算离开

云岭步道

云岭步道是山林的
匝地的绿荫，让它操正步
它就操正步；让它拐弯它就
拐弯；让它穿越楠竹林
它不会犹豫半分；让它
盘旋在山谷，它就长成虬根
让它听一听蝉声和鸟鸣，它就驻足流连
云岭步道是大茅坡云岭的
半山腰上，没有树荫的允许
阳光不许窥视

没有野花的允许，蝴蝶不许起舞
没有山风的允许，林涛
不许占有。没有岩壁的允许
山泉不许滴落。没有
树根的允许，枝叶不许拥抱

避暑大娄山，云岭步道
是我的。骨头是我的
身子是我的；蜿蜒是我的
笔直是我的；凉爽
是我的，清新是我的；爱是我的
恨是我的
它要钻进我的足踝
入住我的心尖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移栽花椒树

□刘美蓉

勃勃的呀？难道再换盆再换土？我立即打开手机，在网上反复筛选，买了一个更大的花盆和40斤适合栽培的营养土。这下，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很快，网上购买的货便到了。这时恰好是六月初，焦灼的太阳歇了气，天空时不时下一通雨，很是凉爽，我便对花椒树进行第二次移栽。

我小心翼翼地旧花盆里取出花椒树，尽量保证根系不受损伤；又往新花盆里先装入三分之一的营养土，把花椒树根系一根一根散开，又一层一层铺上土，一盅一盅均匀浇水：“花椒树啊花椒树，你就在新家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长大吧！”

第三天晚上，我到阳台看望它。它居然耷拉着脑袋，蔫蔫地没有一丝初夏应有的生机。我走过去拨了拨树梢，顶端的嫩芽懒懒地卷着，仿若久行在沙漠深处的旅人，无精打采。

缺水吗？我再次小心翼翼地它根系分布地区浇了两盅水。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到阳台探望它。还好，头昂起来了。

隔了两天，再去看它，又蔫了，比前两天更甚。我和女儿聊起这件事，女儿淡淡一笑：“妈妈，人挪活，树挪死，何况还是这炎热的六月天呢。”

“我，这不是为它好吗？原来的土不渗水，不适合它生长，万一挺不过去，好可惜嘛！”我有些不服气地说。

“妈妈，我读书的时候，你也经常说这样做是为我好，那样做也是为我好，你们这些大人想过孩子真的都需要吗？”女儿笑了起来。

我愕然，尽管不服气，却无言以对。我蹲在花椒树旁，望着它出神了好久……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我喜欢用花椒来榨花椒油，也喜欢用新鲜花椒叶烙的灰面饼。不过，到城里生活后，要找寻到新鲜的花椒叶和花椒籽非常不易，总是找熟人不仅麻烦，而且有些小题大做之感，便心心念念想栽一棵花椒树，随用随取，岂不方便？

去年夏天，路边偶遇一个卖土花椒树的老伯，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家的花椒树成活率百分之百，还留下了联系电话，说如果活不了，他再赠送一棵。老伯的承诺让我信心满满，我买下了一棵不足我手臂长的花椒树，把它带回来，又买来一个巨大的花盆，将它种植在我家阳台上。

很快，它就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不断抽出新的嫩芽，长高一点又一点。看着这泛着生命力的深绿浅绿，仿佛见到了它缀满花椒的繁茂之态。我兴冲冲地对女儿夸下海口：“明年我们就可以吃上自家花椒叶烙的灰面饼，后年就可以吃上自家花椒炼的花椒油了！”女儿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今年三月，沉寂了一冬的花椒树冒出了新芽，其中的一分枝上居然有小小一簇聚伞状的圆锥花序。暗喜的我望向已经比我拇指粗的花椒树，心想：“这花盆还是小了点，后面再长粗，根就无处施展了……”

想到此时正是栽树的好季节，于是趁周末我去寻了一个大花盆，又从楼下正翻修的花园里哼哧哼哧地搬回来两包泥土，将花椒树进行重新移栽。

五月底，花椒树在清风轻拂中已节节拔高，叶儿却绿中夹杂着一半的黄，似进入了初秋时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某天，我闲来无事，蹲在花椒树前一盅一盅地给其浇水，十分钟后水都不往下渗透。难道是土质不合适？土板结了？明明一样的泥土，花园里的草呀树呀长得蓬蓬